

乌鞘岭民兵小故事

WUSHADLING MINBING XIAGUSHI



12478
29

乌鞘岭民兵小故事

武天军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乌鞘岭民兵小故事

武天军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庆阳路304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10096·69 定价：0.13元

毛主席语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全党抓军事，实行全民皆兵。

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
军事落实。

编 者 的 话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乌鞘岭公社乌鞘岭大队民兵连是一个常备不懈，团结战斗的民兵连队，曾被树为兰州部队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集体之一。半农半牧的乌鞘岭大队，位于乌鞘岭山腰中。解放前，这里是三户地牧主和一家寺院的领地。聚居在这里的藏、汉、土、蒙古等各族劳动人民，“生无一只活命羊，死无一垅葬身地”，深受蒋介石、马步芳匪帮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一九四九年，乌鞘岭的山谷里传出了《东方红》的嘹亮歌声，各族人民翻身解放了。一九五〇年，乌鞘岭初步建立起来的这个民兵连，经过彻底整组，在毛主席关于“**大办民兵师**”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沿着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方向健康成长。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乌鞘岭大队的民兵组织更加纯洁和巩固。大队党支部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深入进行路线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狠批林彪一类骗子破坏民兵建设的谬论和罪行，民兵的路线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加强了民兵建设，促进了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

从建立以来，乌鞘岭大队民兵连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前进。各族民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忘民族苦，牢记阶级仇，居安思危，紧握枪杆，艰苦奋战在风雪乌鞘岭上，做到了劳武结合，常备不懈，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制服了阶级敌人，保卫了革命和生产。他们的代表还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幸福地见到了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为了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关于**全民皆兵**的指示，向广大民兵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我们编写了这本《乌鞘岭民兵小故事》。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编写水平所限，难免存在着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三年九月

目 录

志 在 武 装

民兵妈妈宋阿奶.....	1
送子弹.....	5
讲传统.....	8
补课.....	11
传枪.....	13
老民兵教子.....	15

岭 上 铁 拳

证明信的秘密.....	19
半夜狗叫.....	21
捉逃犯.....	22
民兵的“节日”.....	24
月老草是怎么枯死的.....	26

铁 道 卫 士

天罗地网.....	28
临危不惧救列车.....	30
工农情谊重.....	32
义务养路工.....	33

鱼 水 情 深

钟声当当.....	36
打靶前后.....	40
练兵场上.....	44
星夜送羊.....	46

志 在 武 装

解放初期的剿匪肃特斗争和一九五八年的民主改革运动，使乌鞘岭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真理，认识到大办民兵的重大意义，提高了党管武装的自觉性。

为了不断增强民兵的战备观念和阶级斗争观念，乌鞘岭大队党支部和民兵连每年组织老贫农、老党员、老民兵向青年民兵传苦、传史、传枪，通过“三老三传”活动，对民兵进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教育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三老”在“三传”中，经常把过去的阶级斗争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把阶级斗争和战备执勤任务联系起来，教育青年民兵时刻不忘内防复辟，外反侵略的职能，做毛主席的好民兵。这里讲的是他们热爱武装，关心民兵建设，教育培养青年民兵的故事。

民 兵 妈 妈 宋 阿 奶

眼看小口径步枪射击练习就要结束了，有一位年近六旬，鬓发花白的老阿奶，忽然从女民兵中站出来，斩钉截铁地说：“对准帝、修、反，我也放它一枪！”说罢，便从姑娘们手中接过武器，健步向靶台走去。随着一声枪响，靶场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位老阿奶是谁？她就是乌鞘岭大队民兵连现任连长宋国太的母亲——宋阿奶。

宋阿奶，原姓任，不姓宋。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折磨得她家破人亡，举目无亲，一个人从古浪逃荒来到了乌鞘岭。后来，和拉了三十七年长工的老贫农宋占虎结了婚。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他们全家积极参加和支持民兵建设，宋占虎当了公社贫协副主席，成为乌鞘岭老一代热爱武装的先进典型。老俩口怀着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到部队当兵。又鼓励和支持两个儿媳、一个姑娘参加民兵组织，成了全队出名的三个女民兵，一个儿媳还担任过民兵连的副连长。宋占虎去世后，宋阿奶更加关心民兵建设。她经常对民兵进行阶级教育，大家都亲热地叫她民兵妈妈。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二儿子宋国保所在部队的首长，由民兵连干部陪着来到民兵妈妈——宋阿奶家里，告诉了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宋国保同志在抢修战备公路中光荣牺牲了，并且介绍了国保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刻苦改造世界观、英勇献身的事迹。宋阿奶听了在对在场的首长和干部说：

“国保是怀着保卫祖国的豪情壮志参军的，他死的硬气！他没有辜负我这个苦疙瘩对他的希望。我要向孩子学习！”接着，她从衣兜里拿出了儿子不久前的一封来信。信上这样说，“敬爱的阿妈：我们最近正在执行一项艰巨的修路任务。您经常来信要我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决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同志们共同努力，完成这次任务，决不辜负您的期望。”宋阿奶的一贯表现和坚强的革命精神，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

国保牺牲后，国保的哥哥宋国太所在部队党组织为了照

顾宋阿奶，让国太复员回家了。

国太复员不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的消息传到了乌鞘岭。就在这个时候，民兵整组的事被宋阿奶知道了。一天，她领着宋国太，来到大队办公室里。一看见王来基同志，就乐呵呵地说：

“指导员，我给你送兵来了！”

“送兵？欢迎欢迎！这可是个好兵啊！”

“搞好民兵，加强战备，是咱们应尽的责任。国太在部队学了多年，你们收下他当个武装民兵吧！”

“宋阿奶，国太怎么复员的，我们知道。你看，国太的弟弟牺牲了，你这么大年纪，身边就国太这么一个强劳力了。这个‘兵’，还是留给你当个警卫员吧！”

“留给我？不让他参加武装民兵，敌人打来了，靠他能把我守得住？”

王来基见宋阿奶说话钉是钉，铆是铆，知道磨不过她，就直截了当地说：“你的心意我们知道。可是，上级的规定精神也不能违背。”说着，王来基就讲开了吸收武装民兵的



条件。

没等王来基说完，宋阿奶就说：“指导员，我可不管你三条四条。我就知道落实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是第一条。不让国太参加武装民兵，说啥我也不通！”

后来，经上级批准，同意了宋国太参加武装民兵。

宋国太参加武装民兵以后，宋阿奶经常言传身教，教育儿子要脱掉军装爱武装，当个毛主席的好民兵。一九七〇年春天，武装民兵要出外执行任务，宋阿奶听说后，就主动为民兵整修鞍具、缝补帐篷。当时，一连几天下大雪，天气很冷。大家都劝她说：“冻手冻脚的，你年纪大，又有家务，不要来了。”她说：“光口头上支持民兵行吗？敌人闯进来，要杀人，要放火，还看我们的年龄吗？”每天，她起早贪黑，抢着干活。老母亲的这种革命精神，鼓舞着宋国太朝气蓬勃，一心向前，他每天枪杆子往手里一攥，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工作干得很出色，两年后，当选为民兵连长。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宋国太带领民兵试投自制手榴弹，右手被炸伤。在住院治疗期间，他的爱人关秀文得知：国太的右手已经残废了。

关秀文从医院回到家里，看看自己的四个孩子，又看看年迈的阿妈，心事如山。此时此刻，宋阿奶——这位把小儿子献给了革命，大儿子又因伤致残的老贫农，又想些啥呢？

晚上，几个小孙子已经入睡。煤油灯下，婆媳俩面对面地坐着。老阿奶向儿媳讲述了国太负伤后，在去医院的马车上，如何不怕疼痛，安慰她老人家的情景，又讲起她在旧社会来乌鞘岭以前的一段悲惨遭遇：

“我十五岁给人当童养媳。先后给八户地牧主做活。二

十五岁那年，我两头不见日头，累断筋骨地劳动，地主还说我做的活不够饭钱，把我一脚踢出了门。我回到羊棚里一看，天哪，我那不满周岁的孩子已经饿死了。我眼泪还没干，地主又绳捆索绑地把我妹妹抓去顶工。我那头一个男人气得眼冒金花。可是，有冤无处伸，悲愤之下，他竟拔刀自尽离开了人世。从此，我这个苦疙瘩就更苦了。”

讲到这里，宋阿奶对儿媳说：“我这个苦疙瘩和咱们一家能有今天，全靠恩人毛主席，全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要学那《红灯记》里的李铁梅，为革命，为民兵事业承担一切！这才是咱贫下中农应该想、应该做的。”

阶级的苦水，阿妈的革命情操，《红灯记》里的英雄形象，使儿媳很受教育。她霍地站起来说：“阿妈，您说的对。我一定不忘记您对我的教育。”宋阿奶点了点头，说：“对！你和国太照样参加你们的民兵活动。家里的事，我照管？”

.....

宋国太出院后，手残志更坚，用左手练习写字、瞄准；关秀文积极参加民兵学习、训练；宋阿奶关心支持民兵建设，干得更欢。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宋阿奶的一家朝气蓬勃，不断前进。

送 子 弹

一天夜晚，女民兵班轮到入队刚三个月的藏族姑娘张国莲上哨了。

她睡下不久，听到班长在房外的说话声，就噗腾一声从

炕上跳下来，背起枪往外面跑去。不料，却惊动了她的阿爸张命山。

“准是换哨去啦，可这样慌手慌脚的咋成啊。”张命山从另一间房子里端着小煤油灯，来到了女儿房间里。一进屋，就看见女儿的子弹袋还放在炕上。这下，他可急了，拿起子弹袋，就大步跨出院门，给女儿送去。

鸡叫头遍，张国莲下哨回到家里，想起上哨时发生的事，就规规矩矩地站在阿爸面前检讨说：“阿爸，我错了。”

张命山望了望女儿，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给她讲起了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情。

夜，静悄悄的。张国莲聚精会神地听着。

“那是一九六二年的夏天，咱这里发生了一起阶级敌人内外勾结，偷杀集体牲畜的反革命事件。那天半夜，我开完队委会正往家走，路上发现几个人背着沉甸甸的东西，慌慌张张向村外走去。我觉得情况反常，就一面追，一面喊：‘站——住，站——住！’那几个家伙听到喊声，更慌了，撒腿就跑。我大声喊道：‘再不站住，我就——’”

老阿爸越讲越生气；女儿越听越紧张。

“你就赶快鸣枪警告呀！”女儿插嘴说。

“问题就在这里！那天晚上，阿爸警惕性不高，忘记了背枪。”

“最后呢？”张国莲着急地追问，“难道叫他们跑啦？”

“当然逃不掉他们。阿爸追到村外时，从山坡、沟底、田间、草丛里冲出很多男女民兵，一下就把他们包围住了。最后，一个都没跑掉。原来，民兵们发现了他们的罪恶行径，早就埋伏好了。”

“打那以后，我弹不离枪，枪不离人，直到把枪传给了你们。”

老阿爸从亲自送子弹，到现在语重心长的一席话，给女儿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和民兵职能的教育课，使张国莲提高了政治责任心和革命警惕性。



又是一个晚上，天下着小雨。张国莲和另外两位女民兵上了第二班岗。忽然，从远处传来了一阵近似一阵的脚步声，立刻引起了她们的警觉。

“口令？”

“警惕！”

张国莲她们一听，回令的是民兵连长宋国太，才放下心来。

这时，秋雨淅淅沥沥，夜幕笼罩着山村，盘山铁路的轮廓隐约可见。张国莲荷枪实弹，象桥墩一样冒雨挺立在铁路旁的哨位上，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动静。正在查哨的宋连长亲眼看见这位老贫农的女儿和她的伙伴们在老一代的教育下，已经茁壮成长起来，又满意地向其他哨位走去。

讲 传 统

刚吃过晚饭，藏族民兵张国祥就拉上副连长王福基，到新修公路旁边的空地上去。在白天的单兵战术训练中，低姿匍匐前进成了张国祥的难点。他看着王福基做示范动作时，身子贴着地皮，利用各种地形又轻又快地前进。可自己呢？做起来，总是屁股蹶得老高，手和脚配合不上。他打算利用休息时间，请王副连长作指导，把这个难题解决掉。虽然只有他一个学员，王福基仍然象白天一样，一面耐心讲解动作要领，一面做示范。张国祥跟在后面爬了一段又一段，练了又练，终于摸到了门道。

要问张国祥那来的这股子练武劲头，还有一段王福基带兵讲传统的故事哩：

十一月下旬，乌鞘岭大队的武装基干民兵，由王福基带领来某地参加修建战备公路的工程。王福基是乌鞘岭大队现有参加过剿匪战斗的八名老民兵之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和其他几名老民兵经常对青年民兵进行民兵光荣传统的教育。这次，他领着民兵一到工地，就发扬我国民兵劳武结合的光荣传统，一边修路，一边开展了业余的小型练兵活动。

开始，张国祥参加训练还比较积极，后来就逐渐松了

劲。一次，王福基批评他训练中不认真。他却不以为然地说：“天寒地冻的，又要劳动，又要训练，太吃劲了。等完成了任务，集中训练一段，好好学它两手，那多痛快！”

事后，王福基和张国祥来到帐篷外面的公路旁边，促膝谈心。给张国祥讲述了本大队民兵一九五〇年在配合部队剿匪的战斗中，一面作战，一面训练，不断提高军事素质，最后胜利完成任务的一段光荣历史：



兰州解放后，有一股蒋、马散匪流窜到甘、青两省交界的地方，与当地的反动地、牧主勾结起来，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继续进行反革命武装活动。乌鞘岭民兵刚刚组织起来，还没来得及进行任何军事训练，就接受了配合部队进山剿匪的任务。部队首长遵照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从一开始就领导部队和民兵一面行军、作战，一面学习、训练，教育大家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当时，民兵跟着部队一连几个月战斗在海拔四、五千米的冰山雪峰上，大家渴了吃把雪，饿了啃点糌粑。每到宿营地，把帐篷一搭，就三人一组，五人一